

手腕上封住的鎖孔

他問我能怎麼辦？沒有用了，

他淡漠的說，「我的一生沒有用了！」

他把手伸過來，將手腕的錶拉往上，一截不太長的疤痕，像一條肥腫多足的肉紅毛毛蟲停在手腕，他說，你看——

我感覺有點暈眩，好像日光燈管的光線有點在跳閃，蒼白的光讓我感覺有點暈眩……初夏的晚風帶著一股潮濕的鬱熱，吹進教室，無從捉摸的濕氣黏在身上，蚊子也開始活動了，昏暗的天色，我朝窗外看去，出巢的蝙蝠迅捷的在走廊，樹梢，天空游移，很多訊息也同時在我腦袋裡打轉——傳道授業解惑也，是嗎？作為一位建教合作班級的年輕教師，比他，不過虛長幾歲罷了，當問題是用「一生」作單位，我該怎麼回答？

往往，他是最早進教室的人，當我鐘響步入，往往，也只有他，坐著，吃晚餐，第一次見到這樣的情景時，多少有點無措，裝好麥克風後，然後呢？

同學都什麼時候到？半小時以後吧，大概七點。

平常都是這樣嗎？差不多啦。

班上大概有幾位同學？本來有二十幾個，有的休學了，現在十幾個。

.....

都是這樣啦，老師你別介意，他們下班後先去吃晚餐，然後才來上課。

偶爾一搭的對話，在空蕩蕩的教室中，似乎產生隱隱的回音，點綴這不知如何是好的情境，隨一排又一排的空座位，一直等，一直等，等他該出現的主人，在半小時以後姍姍出現，第一節下課鐘響了，剛坐定沒多久又走出教室，我回頭看一眼寫在黑板上的粉筆，覺得自己像簌簌落下的白灰，有一種落寞消磨的神色，三節課，八、九位出席，散落在偌大的教室中，陸陸續續趴在桌上入睡，當最後一位學生也闔上課本，撐著頭閉上眼睛，腦海中突然浮現小孩子逆風吹泡泡的形象，麥克風傳出來的聲音，每個一字，像一個泡泡，在空氣中破了，砸在自己臉上，一個一個消失，只好，放下麥克風。

從來沒有人告訴我，該怎麼辦。

他說。電風扇掛在天發板上轉，天色從絢麗的橘黃，快速的退燒，變成一種漂洗過度的麻色，轉灰，然後沈下去，吐出最後一口氣般，天啊，黑了，時間竟是這樣子，再過一小時要舉行期末考，依然只有他坐在教室，沒有開燈，五點半猶然強勁的餘暉，從教室前後門射入，光，和牆的陰影，俐落切開，有光的地方

不會有陰影，提早進教室吃晚餐的我，見他坐在牆的影中，避熱，也避開光，靠著椅背，看起來空空的樣子。整學期以來，側面聽到片片段段的消息。老師啊，同學白天上班晚上要來上課很心苦，老師上課多擔待一點。是這樣的，希望老師成績打鬆一點，給同學多一點鼓勵。提醒老師一下，這是學校第一屆的建教合作，也是最後一屆了，如果老師把同學當掉，他們沒有下一屆可以重修。老師。老師。老師。他們說，老師啊，這群孩子的環境都很不好，因為建教合作方案，才有機會再進到學校讀書，老師啊……

好安靜的校園，日間部的學生放學了，進修部的學生還沒來，整條走廊沐浴在金澄澄的陽光，襯衫下，開始滲出汗珠，帶著期末考卷，轉進教室，亮度的轉折突然讓人覺得好暗，依然是他一個坐著，他說，今天排休，想說要考試了，提早進教室，拿起桌上的珍奶喝了一口，老師，這次的考試會很難嗎？上個禮拜都給你們考題，也都解題過了。那會當人嗎？看看，太誇張也沒辦法。……。教什麼你們都沒興趣，那你們究竟要什麼？畢業證書。什麼都沒學到，一張畢業證書能作什麼？加薪。

他說：「我缺錢。」

「大家都缺。」

太真實的回答，反而讓人覺得沈重，我說：「大家都缺。」將壓力用「大家」這種半抽象的詞彙加以稀釋。「也對啦！」他說，拿起奶茶喝了一口，冰塊鏗鏘作響，清脆的聲調，在這麼熱的天氣，應該很快就都融化了吧，透明，堅硬，乾淨的冰塊，一曬，就消失了，終究會消失的，染上味道，最後和所有味道溶在一塊，撈也撈不到，但是在太熱天裡消失的好快啊！我自己心理知道：不對，不是這樣子的，至少不該是這樣子，但是該怎樣呢？一切事情已經超過我的經驗，至少我不必從十六歲的時候，開始扛起家計，雙肩上一邊是家庭，一邊是學業，越來越重，於是休學，蹲下，再站起時，兩肩都是工作，順著海風的吹向，從海線進入都市，他的表情，語氣，一貫是這麼平淡，是被海風吹平的嗎？唉，你不懂，任教海線國中的同學對我說，一張漁網要捕起生計，不容易啊，往往一拉，都是水，嘩啦嘩啦的從網孔流走，我的學生，家裡都沒在管，也沒時間管，學生的爸爸都說，老師，小孩不乖你就打，儘量打沒關係，我們一他們，是在不同的環境下長大，一路上所見，是不一樣的風景，你不知道，海風好強，好冷，我們學校離海邊不遠，有時我都覺得，自己是浸在海裡，努力要把載浮載沈，快要被浪淹沒的小朋友，儘量的，拉一把，空氣中有一種鹹味，苦苦的，澀澀的，又冷。

當季風逐漸從北轉向南，初夏，從太平洋吹來的南風，昭告：夏天。校園裡的檳榔樹綻放一大把黃張的檳榔花，甜甜的氣味，在安靜的時刻，彷彿變得更濃，隨著氣流飄忽，有時濃，有時淡，我刻意坐靠他近一點的位子，打開便當，問他，

吃了嗎？嗯，拿起飲料自若的靠在椅背，雖然即將舉行期末考，看來絲毫沒有要讀書的樣子。

老師～我們一個月才放兩天假耶，放假還要來學校上課，很辛苦耶～記得班上的女同學之前這麼跟我抱怨過，言談中，還夾雜著一點撒嬌時拉長的尾音，他們說，老師～我們一個月才能排休兩天耶～放假就不想來上課嘛～雖然班上的同學都是同一家公司，但是待在不同單位，其實也不太熟，放假就想去約會嘛，不想來上課，每天都在做一樣的事，無聊死了，老師～不要教這麼難嘛，下班就累了，好想睡覺喔，老師，給我們學分就好，反正我們也聽不懂，什麼都不要教嘛～下課時幾位女學生終於闖上流行雜誌，抬起頭霹靂叭啦對我抱怨，上課鐘聲敲響，再度翻開雜誌，七八位學生到課，兩三位看雜誌，四五位沈沈入睡，上下課的鐘聲都不足以敲響下班後的疲憊，身體與心理的，該叫醒他們嗎？翻開課本，是充電抑或是耗盡最後的能量？十九歲的我，吃完晚餐，已經掛在網路上聊天了，該嚴格點名，維持課堂秩序嗎？授課的內容幾近是國三、高一的程度，該授與大專院校的學分嗎？好疲憊啊，生活，有時總是感到進退無措，在生產線上，重複著機械化的動作，說著類似的話，一屆一屆改著類似的作業，所有的成品似乎都與我無關，籠子裡的天竹鼠，在轉輪上拼命跑才會掉下些許的糧食，飢餓驅使奔跑，大量的奔跑又加劇飢餓，汗流浹背才能餬口，繞了好多圈，停下來，還是在原地，睜睜望著前方，過了一下子，還是走上轉輪，歲月一圈一圈轉空，停下來，仍是一無所有。

打開便當，每天都是類似的菜色，好熱，好沒有胃口。

還是一口一口扒飯，就只是吃罷了。他突然說，這學期過了，可能會休學，再看看啦，為什麼，家裡有一點事，還在考慮啦，還沒確定。又陷入了沈默。好安靜的傍晚，餘暉，照理來說，是要變弱了，但我還是能感覺自己額頭冒出了汗，白天已經上了好幾堂課，好累，喉嚨好啞，好乾，好像將近乾涸的井，淺淺的一窪水，餘暉的熱力，就足以曬乾的樣子，一點點一點點的，變得更淺，唉，老師，他們都是一群弱勢的孩子，開學一陣子之後，主任打電話來說，老師，他們都是社會的底層，疾病，貧窮，厄運，像三條纏在一起的麻繩，合力捆住他們的身世，從腳開始，跟家束在一起，然後慢慢的，密密的，一圈一圈往上，跑不動了，腳踝，小腿，大腿，腰際，往上，腹，胸口，快要纏住手了，千萬不能纏住手啊，將雙手高舉，像在求救，努力想抓住一根浮木，老師，他們沒有走偏，還在正當的路上沒有走偏……

但休學以後要作什麼呢？

省錢吧。我咬下一口排骨，忘了裝湯，又開始覺得渴了。陽光從赤道逐漸往

北移，熾炙高溫的太陽，能量傳達到地球時已然衰弱了，在太空中沿途耗盡熱力，但是，爲什麼太空還是那麼冰冷呢？他說，家裡最近比較緊，要匯給家裡錢。建教合作不是有補助嗎？還是需要支付雜費，書本，校服，還是好幾萬，晚上需要再加班。「當初不是需要這份學歷才進來，現在放棄了，不是退回原點嗎？」我問，沒有辦法啊，就是有需要，沒有辦法。

該多問些什麼嗎？側面知道，他的父親臥病在床，祖母從事資源回收工作，那，母親呢？聽到訊息時不便多問，現在難道該多問些什麼嗎？昔日的同學說，獵獵的海風鎮日往岸上吹，土地又乾又鹹，海邊的植物雖然靠近那麼大片的水，卻要節約水分才能生長，我的學生，他們努力要保有生存的自尊，用肥厚的肉葉儲藏水，用臘質的膜減少蒸發，或者將葉片縮小，在溫濕的平地，卻長著一根一根如刺的針葉，一大叢的木麻黃組成防風林，明明都靠得很近，看起來，卻好孤單，是風太悍的關係吧，當我想朝他們走近，迎面的風，捲起沙，吹得我不由得眯上眼睛，舉起手遮在眼前，好難靠近，好像眼睛都鹹出淚了，要小心，避開林投樹濃密，葉緣鋒利，揮舞如劍的葉子，才能碰到鮮紅，嫩而含水，微甜的果實，但一顆心藏在刺裡，好難靠近，一不小心，就傷了，林投的果實難道也被自己的葉子畫出一刀一刀的疤痕？

我看著他入時的打扮，衣著總是精準襯托出身體的優勢，想必所費不貲吧，黑色前墜式大 V 領衫，露出半片胸膛，掛上一條銀質鎖頭項鍊，一度我暗暗不解他，他們，的金錢支配，或是手拿最新款的手機，直到我的同學提醒，唉，你忘了，你恣意揮灑的青春時光，他們正在打卡上下班，一疊薄薄的薪水，匯回家後，留下來的部分，總要用來補回些什麼，臉上少綻放的笑容，用錢，交換華麗的目光，套在身上……

「這是惡性循環」我說，我對他說，也曾對他這麼說。當傍晚的熱力，過了某個臨界點之後，似乎急遽的，退散，降溫，就僅僅是一個便當，一杯飲料的時間，原先炙熱的夕陽越偏斜，光線的腳步越來越往外走，漸漸也就明顯感覺到：暗了，涼了，心裡自己知道，這樣的說法太過高蹈，在乾涸的環境，一瓢水落在龜裂的凹地，快速被土地吸乾，一點都不剩了，更別說儲存一座池塘的夢，不敢想，我知道，但我還是接著問：難道沒有什麼興趣，專長，夢想，可以往那裡走過去，試著爲他速寫一座天際的綠洲……「唱歌吧」他說，我卻只能不無心虛的回應：「可以朝選秀節目走，你的外型夠醒目。」他又是淡淡的一笑，他說，沒用了，舉臂伸展筋骨後調整坐姿，他繼續說，我的一生沒有用了！射入教室的，黃昏的光線，快速被抽走，像失血一樣，抽乾，空出來的部分，黑暗快速灌入，有黑暗的地方不會有光，校園的麻雀在一陣喧鬧之後，嘩的，也散了，他說，從高中開始做大夜班，日夜顛倒，我的身體已經壞了，年紀輕輕，我的身體已經壞了，但我不敢多問，他說，老師，你看，他拉上手腕上的錶，一截不太長的疤痕，

像一條肥腫多足的肉紅毛毛蟲停在手腕，他說，你看，我該問什麼嗎？一道傷口，封起來了，藏著秘密，我該想辦法找鑰匙，插入，轉開，讓血汨汨流出來，等下課鐘響，然後說再見嗎？我不敢多問，他說，該怎麼辦呢，我一生沒有用了，最後的一點光，像血，被抽乾了，我不敢多問，教室陷入一片深度的昏沈——

要考試了——

同學走入教室，按開日光燈，一股閃爍後，點亮白熾的燈色，他將手錶再推回手腕。我走上講台，宣布，十五分鐘後考試。

我心裡知道，每個人，都會拿到學分，一定，晚風從門，從窗，吹進來，同學幾近嬉鬧的從椅上跳起來打蚊子，匯聚在太平洋的熱力，大規模吸收海水，扭轉季風的走向，將溫暖的海，沿北往陸地上吹，初夏的晚風帶著一股潮濕的鬱熱，從海口吹來的風，途經防風林，稻田，街道，紅綠燈，大樓，終於吹到學校，從門口灌進，已經少了鹹勁的氣味了，悶濕，也沒那麼悶濕，心裡知道自己不是從迎海的那邊走來，怎麼感覺，也感覺不到。